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編委會

顧問

黃國聲

陳永正

蔡鴻生

編委

仇

江

鍾

東

李福標

楊

權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大汕和尚集/[清]大汕和尚著. 萬毅, 杜靄華, 仇江點校.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7. 3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

ISBN 978 - 7 - 306 - 02704 - 7

I. 大… II. ①大… ②萬… ③杜… ④仇… III. ①大汕 - 文集
②古典文學 - 中國 - 清代 IV. I 214. 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38632 號

大汕和尚集

出版發行	中山大學出版社
編輯部電話	(020) 84111996, 84113349
發行部電話	(020) 84111998, 84111600
地址	廣州市新港西路一三五號
郵編	五一〇二七五
傳真	(020) 84036565
印刷者	廣州市番禺區市橋印刷廠印刷
經銷者	廣東新華發行集團
版次	二〇〇七年三月第一版
規格	二〇〇七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	八五〇毫米×一一六八毫米
印字數	一八·二五
定價	三七八千字
價	四十八圓

責任編輯 劉翰飛 徐鏡昌 封面設計 方楚娟
責任校對 吳其暉 責任技編 黃少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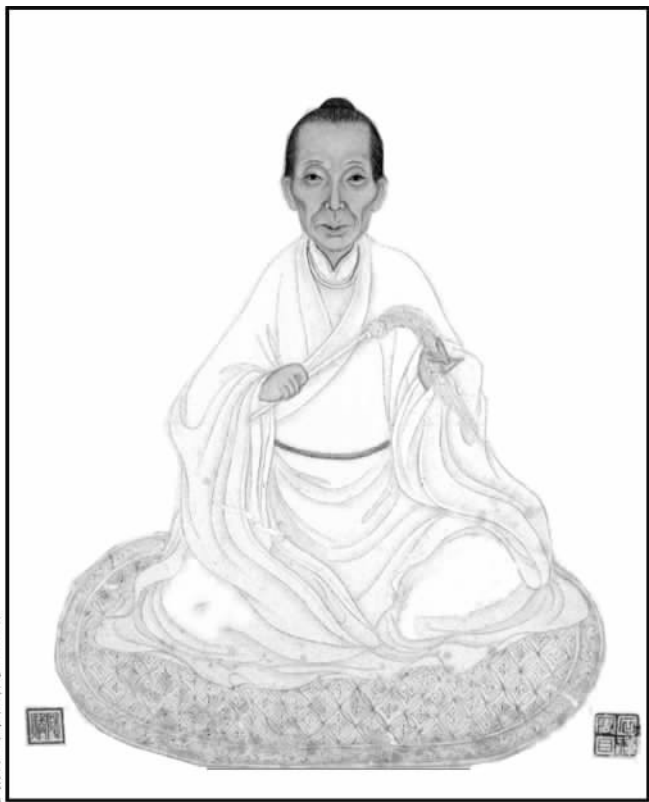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 請寄回出版社調換

盧鎮寰繪《石濂大汕禪師遺像》（118×67cm）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峽山寺原藏高僧寫真冊之一・大汕像（25×21cm）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總序

蔡鴻生

嶺南佛門是中國佛教的濱海法窟，名刹林立，高僧輩出。歷代的大德上人，繼承了『以華情學梵事』（宋釋贊寧語）和『以忠孝作佛事』（宋釋宗杲語）的優良傳統，在人間化的實踐中發揚高風亮節，光耀鄉邦，垂範後世。

明清易代之際，社會動蕩不安，禪林也風起雲湧。《遺民所知傳》早已指出：『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於浮屠，以貞厥志。』甲申（一六四四）之後，男女遺民逃禪成風，逐步形成愛國愛教的三大中心：江南有蘇州靈巖寺的弘儲法師（一六零五至一六七二），滇南有鷄足山的擔當法師（一五九三至一六七三），嶺南則有海雲寺的天然法師（一六零八至一六八五）。後者將弘法護生與忠孝節義結合起來，言傳身教，不遺餘力，成為十七世紀嶺南佛門的精神領袖。在天然法座周圍，集結着大批志士仁人式的社會精英，他們的死生去就和翰墨詩文，使濱海法窟放出世紀之光，與唐代曹溪道場的興起前後輝映。

清初嶺南佛門的歷史地位，是由亦儒亦禪的高僧群體奠定的。他們的功業和智慧，超越群倫，值得後人景仰和追思。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在《鮚埼亭詩集》中，已評價過嶺南遺民僧的事蹟。現代史學大師陳寅恪，也在其名著《柳如是別傳》中，對剩人（函可）和尚的冤獄作過詳確考釋，使嶺南僧史與『明清痛史』連成一體。一九八六年，趙樸初先生的粵遊雜詠，感慨更深。其《題澹歸

禪師詩卷》云：『跣足蓬頭執役勤，猶憂衣食累乾坤。半衾半鉢冷兼餓，詩卷長當血性人。』另一首《訪丹霞山寺，贈本煥和上》云：『群峰羅立似兒孫，高坐丹霞一寺尊。定力能經桑海換，叢林尚有典型存。一爐柏子參禪味，七盃松濤覓夢痕。未得徧行堂集看，願將半偈鎮山門。』趙詩從丹霞望叢林，歌頌了澹歸禪師的『血性』和『定力』，實屬發潛德之幽光。透過歷史的迷霧，可知包括《徧行堂集》在內的僧徒著述，凝聚着豐富多彩的因緣：佛緣、世緣、學緣和翰墨緣。這批歷劫倖存的嶺南僧寶，不僅是『桑海換』的歷史記錄，也是『典型存』的文化象徵，非同凡響。如果讓其塵封、蛀蝕和流失，就未免有負如來了。

爲了保存這批史料，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組織以廣東高校教師爲主的各界人士，多方收集，纂整理《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香港潘郁文（躍雄）先生慨助有關費用。先生多次資助嶺南佛門文史整理出版，志行可風。如今這套叢刊正在整理並已由佛界人士籌資開始出版。這項嶺南佛、學兩界共建的文化工程，堪稱盛世勝緣。它的問世，必將促進佛門的人間化和學術的高雅化。讓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精神鼓舞下，進德修業，儒釋齊輝。

二零零四年九月謹序
於中山大學永芳堂

前言

一、大汕及其時代

《離六堂集》、《離六堂二集》、《潮行近草》、《離六堂近稿》和《海外紀事》是清初著名禪僧大汕所著的詩文集。

大汕，字石濂，亦作石湖、石蓮，號厂翁，亦號石頭陀，俗姓徐，江西九江（一說南昌）人，曾流寓江南，注籍浙江嘉興，故亦被稱爲『吳人』。

大汕生於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幼居吳中，因出身寒微，少年時曾以『畫童』身份隨沈顥（朗倩）習畫，又入龔鼎孳（芝麓）府第供養。稍長，做過府縣門役，清順治五六年間（一六四八至一六四九），大汕十六七歲時，皈依在太平坐牢一年的覺浪道盛禪師。年十九剃度爲僧，旋即任江南一帶開法，先後任江南百祖翠雲竹堂和吳門廣福寺。後錫杖雲遊，廣歷諸方，『自越而吳，而楚而粵，而蜀而秦晉，而燕豫，涉大江，渡黃河，泛滄海，登羅浮，經瀟湘，入三峽，望峨嵋雪，匡廬雲，錢塘潮。一枝一拂，遍名山大川』。在壯遊中，大汕結識了一批遺民高士，如黃周星（九煙）、杜浚（於皇）、高念祖、徐崧、方文（爾止）、倪嘉慶（笑峰大然）、陸圻（H）、方以智（無可大智）等，並與之交遊。

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頃，大汕南遊嶺表，移住廣州，初稱講師，爲『賣畫觀音』，後於康熙三年至十一年（一六六四至一六七二）得『嶺南三大家』屈大均（翁山）、梁佩蘭（藥亭）、陳恭尹（元孝）與僧大韶等護法，通過當時平南王尚可喜府幕客、浙江同鄉金光（公綯）的關係，入住平南王家寺廣州大佛寺，在此開堂說法，並舉行『龍華三會』，復與『北田五子』、『易堂九子』等遺民交遊吟唱。

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大汕應田雯（綸霞）之邀出嶺北上，遊歷京師、中原、吳門等地，得以擺脫捲入『三藩之亂』的命運。他在河南嵩山編刻其師覺浪道盛所著《傳燈正宗》時，『四衆留住嵩山』，但大汕『念粵中公案未了，不拒重請，法駕再來』，於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冬返回廣州住持長壽寺，並以清遠飛來寺爲下院。在住持長壽寺之初，大汕特於寺中設立『招隱堂』，以接待和週濟處於困境、生計艱難的遺民隱者和流離士人。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五月頃，大汕應邀乘舟溯東江而上，經東莞、惠州到潮州遊歷。此時，清朝開國之初朝野動蕩的局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明末農民起義軍和明朝殘餘勢力的抗清鬥爭早已歸於失敗；康熙親政之後，『三藩之亂』也被敕平，收復臺灣的作戰也進入了最後階段，已基本定局；清廷又採取了一些緩解滿漢矛盾的措施，大批知識分子出仕新朝，社會趨於穩定。在這種新形勢下，大汕本人也通過此次潮州之行及其與當時督粵的吳興祚的幕府及潮州知府林杭學、總兵馬三奇等的交往，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轉型：一方面從早期忠於已經覆亡的前明王朝的遺民情結，轉變爲在作爲異族統治的清王朝政權完成了國家統一的新形勢下守護華夏文化傳統的『元氣』和『真氣』，並繼續表達着同情生民的憂患意識與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與當朝權貴和地方官員保持着

酬和應答的關係。

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正月，大汕應越南順化阮氏政權顯宗明王阮福週（一六九二至一七二五年在位）之禮聘，赴越南弘法，受到當地王公大臣和貴族民衆的信重。大汕於順化禪林寺與會安彌陀寺傳戒時，明王阮福週親率王母、公主及後宮眷屬受戒，自稱『受戒弟子』，並重修大汕曾經駐錫的順化天姥寺以紀念。大汕的此次越南之行極大地促進了禪宗在東南亞一帶的流播，也爲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次年（一六九六）秋，大汕回到廣州，用他從阮福週等處得來的巨額布施修葺了廣州長壽寺，兩年後（一六九八）又重新修繕了澳門普濟禪院，因而被尊爲普濟禪院的『太祖太老和尚』。

儘管取得了巨大的聲譽，但大汕的晚景却充滿了淒愴。自越南歸來後，許多人慕名來參，在爲他贏得贊譽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幸。先是在赴越南弘法之前的一六九二至一六九四年間，大汕與同爲覺浪道盛弟子的屈大均之間產生了齟齬；在從越南歸來後的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因拒絕潘耒（次耕、稼堂）的索賕而遭其攻訐，訟至官府，於康熙四十一年（一七零二）被時任廣東H使的許嗣興治捕下獄，遣至江西贛州山寺，又因『皈依者甚衆』，復於康熙四十三年（一七零四）被江西巡撫李基和逐回其注籍之地，在押解途中客卒於常州。

明清之際，南方地區的禪宗出現了一個中興的局面。首先是明末的一些禪學大師提出了『教禪合一』、『禪淨結合』、『融合性相』、『融通教觀』以及『善自他宗』等一系列新主張，表現出『整合』諸家的特點。而明朝覆亡後遺民知識分子的『逃禪』浪潮，也成爲此時佛門中興的重要因素。清初嶺南佛門的禪宗主要有西江與東江兩支，西江一支以鼎湖山棲壑大師爲代表，而東江一支則指羅浮山

華首道獨、番禺海雲天然函昰與丹霞山澹歸今釋禪師一系。此外江南金陵天屆寺覺浪道盛一系對當時的嶺南禪學也有重大影響，一時間廣東佛門名僧輩出，蔚為大觀，石濂大汕正是其中之一。

作為覺浪道盛的法嗣，大汕繼承了覺浪道盛的宗學，並有所發展。道盛禪學在明清之際表現出特異的性格。如提出『欲集大成』、『觸處創發』的觀念，就是要以曹洞宗整合禪宗五家學說，並會通儒、釋、道三教，而提出『尊火為宗』的理論，又與曹山本寂『五位君臣訣』及其後該宗以五位配《周易》六十四卦中之五卦有關。大汕以『離六』名堂，又以『離六』名集，也都與此有關。因曹洞宗以五位中的『兼中到』位與六十四卦中的『重離』卦相配。據大汕自己解釋，『離六』就是『以一歸五』，離六歸五就是達到第五位『兼中到』所象徵的理事圓融無礙的境界；而『六』代表水，『離六』就是離水得火，也正是『以火為宗』。作為曹洞法脉，大汕精通星象律歷與衍射理數，故能對其堂名、集名中的『離六』之意做出精辟的解釋。

大汕幼年時曾經隨侍過的沈顥是清初著名的吳門畫師，『畫山水秀骨天發』，其畫在當時被目為逸品。大汕在此期間已經打下了繪畫基礎，後又師法多方，其作品『筆法奇古，刻繪精絕』，人物、山水畫都達到了很高的境界。而其『以禪通藝』的畫學理論，也頗為世人所重。大汕的藝術天賦與造詣，又見於其園林設計與家具製作等領域。由他設計的廣州長壽寺園林，有被稱為『小園十二觀』的景觀，被目為『營造有巧思』的嶺南名園；而他製作的桌椅、屏櫃、盤盂、杯碗諸物，也『往往有新意』，被稱為『開創清式家具』的人物。而從大汕的詩文畫作所反映的內容來看，他同時還是一位擅長撫琴與吹簫的音樂人才。

大汕在文學領域也有很高的造詣與成就。大汕早年在江南時，曾受到龔鼎孳、陳維崧（其年）

等人詩學的啓迪，到嶺南後，長期與屈大均、梁佩蘭、陳恭尹等大家交往過從，又頗受詩教的影響，於中年崛起於詩壇。屈大均在《離六堂詩序》中稱其詩「體物幽深，指事篤切，且天人闡闢之機，萬化顯微之本，皆以宮商和諧，一唱三嘆而出，超然獨遠，婉而多風，蓋得三百篇之微者也。使人展卷讀之，自有一片雲行水流之致，是其以天勝者也」；陳其年也評其「詩情深遠，體格字句，雄麗流軼」；徐鉉則謂其「詩律則蘊藉清新，離奇雄渾，兼而有之」。所謂「雄渾」，如鄧之誠先生《清詩紀事》所謂大汕「集中《河決行》、《地震行》、《剿賊行》諸篇」古體詩，「悲憤乃同於儒生」；《清新》則如沈德潛《清詩別裁集》所選大汕的三篇近體詩作，確如屈大均「超然意遠」之謂。大汕本人也以禪喻詩，從詩的風格上立論，提出「意興勝而到者」、「情理勝而到者」、「意興情理俱到者」三種境界，申明作詩應以真心真情為主，以自然天成爲妙，指出說禪、作詩，其精髓旨趣，正是「不落勉強造作，得心應手，自然入妙」。

對於大汕其人其事及其時代，中山大學教授姜伯勤先生所著《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九）一書，網羅宏富，立義公正，所論深入勝理，將石濂大汕所處時代的社會環境和他本人的人文背景與精神世界一覽無遺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值得我們認真研讀。

二、關於《大汕和尚集》

大汕富於才情，著作頗多，在康熙中數次刊印行世。據大汕《海外紀事》卷首之《本師〈海外紀事〉序》稱：「（大汕）著書二十餘種」，這批著作可分爲『佛教』及『文史』兩類，茲將主要者分列於左：

佛教類：《語錄》十種；《證偽錄》，《不敢不言》，《源流就正》，《問五家宗旨》，《客問》，《惜蛾草》等。

文史類：《厂翁詩集》，《離六堂集》，《離六堂二集》，《燕遊詩》，《繪空詞》，《叶聲集》，《潮行近草》，《海外紀事》，《離六堂近稿》。

如今，大汕的佛教類著作都已失傳，最可惜的是其中的《語錄》十種，本來通過這批語錄，可以顯現大汕和尚的佛學造詣，對後人真切地認識這位名僧有很大的作用。至於其餘的著作，內容多是曹洞宗內世系之爭執，或是大汕與世俗人士交惡引起的攻訐，其中多屬意氣之爭者。

而文史類著作，留傳至今的有《離六堂集》、《離六堂二集》、《潮行近草》（不全）、《海外紀事》、《離六堂近稿》，佔了有記載的數目的大部分。

失傳的有《燕遊詩》、《繪空詞》、《叶聲集》。其中《燕遊詩》出書在《離六堂集》之後，卷首有李方廣與毛際可分別作的《〈厂翁燕游詩〉序》。後來再刊印的《燕遊詩》是否也收進該集，書中沒有提及，而從詩的內容看來，應該是收在其中了。至於《繪空詞》，以毛際可之《序》，當在康熙癸酉（一六九三年）出書，至今《繪空詞》失傳，但癸酉後出版的《離六堂集》把《繪空詞》的毛《序》放在『卷十二詩餘』之前，估計是把《繪空詞》也收到了集中。而《叶聲集》一書，祇有黃登《嶺南五朝詩選》中『大汕』條提及，在其後書史中再未見記載，看來大汕的詩文著作，祇有這一本是真正失傳的。

乾隆年間，大汕的《離六堂集》被列入禁書名錄，銷書毀版，其他著作自然受到牽連，能僥幸保存至今者，如鳳毛麟角。可幸的是，傳世的這些著作，都已收錄到本書《大汕和尚集》中，雖然

小有流失，但通過這批詩文也可對這位特立異行的名僧的學養爲人有個基本的瞭解。

三、關於《離六堂集》、《離六堂二集》、《潮行近草》、《離六堂近稿》及《海外紀事》的介紹及評論

今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的廣州懷古樓刻本《離六堂集》、《離六堂二集》、《潮行近草》以及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收藏的《離六堂近稿》共收錄大汕所作詩詞歌賦約一千三百五十餘首。其中《離六堂集》收錄近九百首，《離六堂二集》收錄一百二十餘首，《潮行近草》收錄近九十首，《離六堂近稿》收錄二百四十餘首。

大汕的詩詞多次刻印傳世，最早的記載是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張總爲大汕詩集寫的《厖翁詩集序》，該書已失傳，或改名爲《離六堂集》出版。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大汕的《潮行近草》刻印面世，吳綺、林杭學、馬三奇分別作序。

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李方廣有《厖翁燕遊詩序》，次年毛際可亦爲《厖翁燕遊詩》作序，內云「師向有《離六堂集》，可見在此前大汕已經刻印《離六堂集》傳世。亦可能是《厖翁詩集》以《離六堂集》之名以出。

據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釋大汕條稱，大汕所著《離六堂集》『刻於辛未』，即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

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毛際可爲大汕所作《繪空詞》作序云：『往鉞《離六堂集》，以稱

賦頌之雄；今著繪空軒詞，猶駕宋元之妙。」估計《繪空詞》於是年出書。

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大汕應邀往大越國弘法，次年年中返國，即準備將《離六堂集》再加整理出版，並徵求諸名士作序。當年（康熙三十五年），至少有樊澤達爲作《〈離六堂詩集〉序》，後來三四年間，再有高層雲、徐鉉、周在浚、陶煊等爲《離六堂集》作序。出書時把原爲《厂翁詩集》、《厂翁燕遊詩》、《繪空詞》所作諸《序》全部收入《離六堂集》序中，共十八篇。

康熙四十一年（一七零二），大汕門徒法詮等將大汕近年詩作收集整理，刻印《離六堂近稿》，附《離六堂集》出書。

可知大汕從康熙十六年至四十一年（一六七七至一七零二）這段時期，先後多次刻印所著的詩詞，分別名爲《厂翁詩集》、《離六堂集》、《厂翁燕遊詩》、《離六堂二集》、《繪空詞》、《離六堂近稿》。

傳世的《離六堂集》，因出版時間不同分爲兩類，以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爲界，這段時間大汕與屈大均關係惡化直至絕交，在此之前出版的《離六堂集》有屈大均所作的《序》，據說書中大汕《自序》也由屈大均代筆。後出的則把屈氏之《序》取消，以吳壽潛之《序》代替。

這次點校，以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的《離六堂集》作底本，以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所藏作參校。北圖藏本是早期版本，有屈大均的《序》。中山圖所藏的則是康熙四十一年（一七零二）後的版本。除了以吳壽潛《序》取代屈大均《序》，還增加了大汕晚年的詩作《離六堂近稿》。本書在早期版本的基礎上，加進吳壽潛的《序》及《離六堂近稿》，合成最完整的一本《離六堂集》。

從內容上看，北圖所藏《離六堂二集》和《潮行近草》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已收入了懷古樓刻本

《離六堂集》中。因此在點校時，我們採取了以下的辦法：對已收入《離六堂集》的作品，一般在《離六堂二集》和《潮行近草》中的詩題下注明《離六堂集》所見卷次，作品內文文字有異者亦予注出，以便讀者自行參酌。中山圖所藏《離六堂近稿》中的作品，則多不見於上述三集，至於其中有些重出的部分，則應是當初刻印時所致，故此排版時予以刪去，祇在與保留部分字句有異時注出。

從這些作品創作的時間來推斷，北圖所藏懷古樓刻本《離六堂集》應編訂於《離六堂二集》與《潮行近草》之後，其中《離六堂二集》應是大汕在廣州住持長壽寺之後的唱和酬答之作；而《潮行近草》所收則為康熙二十二年大汕潮州之行中的作品；《離六堂集》中的其他作品則包括了大汕初到廣東及稍後應邀北上遊歷京師、中原和江南等地時的創作，這些都應該是他應邀出海赴越南傳法前的作品。《離六堂近稿》所收諸作，從其反映的內容和心態來看，則應是大汕自越南返回，到最終被驅逐出粵期間的作品。

留存至今的大汕所作《離六堂集》、《離六堂二集》、《潮行近草》和《離六堂近稿》等，為我們瞭解清初的社會文化歷史，特別是研究當時的嶺南文化史和南方禪宗史，提供了相當寶貴的資料。

《海外紀事》是大汕赴大越國弘揚佛法時所撰，記述時間由康熙二十二年秋大汕在廣州長壽寺接見大越國王的專使並接受遠赴大越弘法的邀請，至來春渡海抵越，年底返國遇風折回重赴順化而止。

在《海外紀事》一書中，大汕詳盡地記述了他赴越弘法的因緣、經過，所見各類人物，各處的風土人情、制度習俗，旅越華僑的生活動態，還記錄下與大越國政要往來書札、議論、禪論，以及當時所寫的律、絕一百多首。

明清之際社會動蕩，加之清初東南沿海海禁，中外交通受阻。大汕在遷海令取消後不久即前往大越國，且能詳細記錄所見所聞，保留了當時大越國政治、宗教、文化、經濟、軍事、外交等多方面真實的史料，為中越關係、越南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素材，實在是中越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大汕海外弘法時，正是其望高名重的時候，他在大越國得到國王、貴戚、大臣及民衆的大量布施，出國弘法又令他在嶺南獲得很高的聲譽。如前所述，大汕一貫重視刊傳他的著作，從大越返國後，在整理舊刻準備重刊《離六堂集》的同時，很快就刻印《海外紀事》出書。後來該書還出過不同的版本，至今在北京、上海、廣州、臺灣、日本等地的圖書館都有收藏《海外紀事》，就所見起碼有三種版本。

首先，上海圖書館所藏《海外紀事》是早期的版本，它祇有丙子年（康熙三十五年）大越國國王阮福週的《序》，而且書中少數字與後出本有異。此本應當是在大汕回國的當年（丙子）或次年出書。

其次，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間的刊本，此版增加了仇兆鰲、徐鉉、毛端士於康熙三十八年分別為《海外紀事》所寫的《序》。而康熙四十二年大汕被逮入獄，流放以死，諸作絕版。大汕文學修養相當高，有記室弟子校訂、隨杖侍者編集，又富於錢財，因此《海外紀事》的刻印質量很好，版面清楚，錯訛之處極少。日本東洋文庫所藏的《海外紀事》就是這樣一種善本。

最後，根據陳荆和先生《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卷一所述，《海外紀事》還有一種劣本。據稱，在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的《海外紀事》，『毛序及仇序均不全，其次序也變動，且不見阮福週敘文；其付梓之狀態亦缺佳，書中到處有脫字、脫文及缺張。』可見製作之差。估計是書賈為謀利而粗製濫造所致。

這次整理，以東洋文庫藏《海外紀事》作底本，以上海圖書館藏本參校。錯字疑難處出校注。本書中《離六堂集》、《離六堂二集》、《潮行近草》及《離六堂近稿》由萬毅點校，並撰寫前言的第一部分與所點諸集的評介；杜靄華、仇江點校《海外紀事》，並負責大汕存世著作的收集，諸作纂寫、出版的年代及版本的研究判斷。

四、《大汕和尚集》的出版機緣

澳門普濟禪院（觀音堂）機修老和尚對本寺久遠的歷史文化傳統及豐富多彩的文物珍品十分重視，大力支持『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這個項目，資助與普濟禪院關係密切的先代高僧大德著作的出版。除了本書《大汕和尚集》和清初高僧天然和尚《瞎堂詩集》外，機修大師還承諾資助出版澹歸和尚的《徧行堂集》、成鷲和尚的《咸陟堂集》。

普濟禪院中有古對聯曰：『長壽智燈傳普濟，峽山明月照蓮峰』，表達出清代廣州長壽寺、清遠峽山寺（飛來寺）與澳門普濟禪院、蓮峰寺的密切關係。機修老和尚追承先烈，主動資助『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中《禺峽山志》的出版，並表達了恢復廣州長壽寺的宏願。

老和尚對宗門先哲的恭敬尊重，對佛教歷史文化的保存發揚，用心誠摯，願力宏大，令人欽佩。期望老和尚康健遐齡，為嶺南佛門作出更大貢獻。

本書承蒙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黃國聲老師審閱全稿，多有教正，在此專致謝忱。

整理者 二〇〇六年季秋